

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



乡村小暑

■ 陈裕

在乡村居住时,我常常翻看日历,对节气特别感兴趣。日历牌上节气的介绍,让我增长了见识。当我看到小暑时,尤为亲切。它的名字给人一种踏实感,带着火热的表象、温情的内核,为庄稼的成熟积蓄力量。

小暑至,盛夏始。小暑一到,天气便变得无比炎热,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了。小暑即“小热”,指热的程度还未达到顶点。

事实上,乡村的小暑不是那种干巴巴的热。成片的树林、广阔的稻田还有纵横的河沟,都是热的道场。这里的热是温润的、带着水汽的,热里包裹着乡村的质朴。

我家周围有很多杨柳树,小暑时节,大片的叶子舒舒服服地接受着阳光的热情抚慰。那叶的绿,就在这“小热”的呵护中变得深邃而浓稠。其实,叶子不只是绿,还泛着光亮——太阳光线落在叶面上,仿佛不愿挪动脚步。叶子绿得旺盛,树自然长得好。

小暑的热可不是盖的,我们乡村人干点活就汗流浹背。田

野上的那些小花小草能受得了吗?我和小伙伴们跑到田野里去看,想知道小草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流汗不止。小草在大太阳底下委实有点不知所措,却仍支棱起身躯对抗着小暑的热度。草叶的纹理在热气中愈加清晰,从叶片到根茎都透着翠绿的生机。

喜欢小暑燥热的是稻田里的秧苗。充足的水分、足量的积温,都是这些秧苗愉快生长的成长。小暑时节,我和爷爷去稻田里转转,耳边传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爷爷说那是秧苗拔节的动静:“你也是这么长的。”“我也会拔节?”爷爷笑着点头。

日历上说,小暑物候有三:一候温风至,二候蟋蟀居宇,三候鹰始鸷。我不解其意。父亲说,持续的艳阳普照下,大地酷热无比,连吹来的风都是温热的。随着热风来袭,田里的蟋蟀热得团团转,赶忙举家搬迁,躲到庭院的墙角里避暑,以求暂时的凉快。《诗经·七月》云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地面温度继续升高,连老鹰也热得受不了,纷纷盘旋在高空——毕竟上面的空气要凉快些。

小暑虽为小热,但热度依旧让人难耐。人们常以一碗酸梅汤消暑。村子里,家家都做酸梅汤,一家一个口味。品尝酸梅汤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事——走东家串西家,喝了无数碗酸梅汤,暑气也就消散了许多。

小暑的白天很热,晚上却很宜人。有时,爷爷带着我们去稻田里走走。他边走边朗诵几句诗词,像“一碗分来百越春,玉溪小暑却宜人。红尘它日同回首,能赋堂中偶坐身。”“申禘山川便作霖,耘苗时候想田深。且欣小暑能如此,更愿新秋得似今。”让我们听得十分着迷。

乡村的小暑,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如今,身在城里度小暑,常常忆起旧时旧事故人,随之而来的那份乡情,越发浓稠。

古槐

■ 刘学

青绿的时间挂满枝头
龙姿道劲鳞甲闪亮
虔诚铺满书写灵魂的经书
溢出茶香的大戏即将开场
我看到他几百年风雪的一瞬
他看到我一路奔来舞动的烟尘

小暑『晒书』记

■ 叶正尹

父亲总说,小暑这天晒书最好。

早晨的阳光还不算太毒,宛若一层薄薄的蜜,均匀地涂在院子里。他从樟木箱里一本本往外搬书,动作很轻,像是怕惊醒了睡在纸页里的字。那些书有些已经泛黄,边角微微翘起,恰似老人弯曲的手指。

我蹲在一旁,手指触到一本褪色的旧诗集,翻开时,墨香混着樟脑味淡淡散开。书页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,薄得几乎透明,叶脉清晰得犹如刻上去的。我轻轻捏起它,阳光从叶隙漏下来,在掌心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“这是你爷爷留下的。”父亲看了一眼,说道。

父亲把书摊在竹席上,一本本翻动。我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的郝隆,别人晒衣,他偏袒腹躺在烈日下,笑称“晒书”。父亲听了也笑:“咱们没他那满腹经纶,只能老实晒纸上的字。”

晒书是有讲究的。不能暴

晒,否则纸会变脆;也不能晒太久,怕傍晚的露水又沾上来。父亲把书一本本摊在竹席上,偶尔翻动,像在照顾一群怕热的孩子。风掠过,掀起几页纸,又轻轻合上,仿佛偷瞥了一眼故事,便匆匆逃走。

书架底下,一只蟋蟀窸窣窸窣地钻出来,停在阴影里,触须轻轻晃动。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,忽然想起小时候,我也曾趴在爷爷的书堆里,一页页翻找那些看不懂的字句。

午后,阳光越来越烈,院子里的石板开始发烫。父亲让我把书收一收,别晒过头。我一本本叠好,却在最底下发现了一本薄薄的笔记本,蓝布封面,边角已经磨得发白。翻开一看,里面是父亲年轻时的字迹,工整又拘谨,记录着一些琐事:某日下雨,某夜读了一本书,某天遇见了谁。

我怔了怔,抬头看他。他正弯腰整理竹席,后背的衬衫被汗浸湿了一小块。

“这本也要晒吗?”我问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,沉默几秒,才说:“晒晒吧,放太久了。”

我把它摊开在阳光下,纸页已经有些泛潮,墨迹微微晕开,好似被雨水淋湿过。

傍晚,我们把书收回箱子里。父亲点燃一把艾草,在箱底轻轻晃了晃,白烟袅袅升起,裹着苦涩的香气。我站在旁边,看着烟雾缭绕,忽然明白过来:爷爷的诗集,父亲的笔记本,我此刻的观察,原来都在这晒书的仪式里相遇了。那些泛黄的书页间,藏着三代人积攒的阳光。

小暑的“小”字很妙,暑气初至,还未到最热的时候。晒书不必晒到干透,心事也不必急着全部摊开。七分干,三分湿,反倒让纸页不易脆裂,也让记忆不至于枯燥。就像爷爷留下的枫叶书签,父亲记下的琐碎文字,还有我今天记住的这个画面——它们都在等待下一次的晾晒。

六月已逝,年已过半。明年就六十岁了,由不得让人慨叹岁月匆匆。

总想抓住时间的手,让它慢些,再慢些。可它终究还是按部就班地向前——过了六十是七十,再往后便是八十,那时才算真的踏入暮年。如此想来,眼下这一程,终究还是值得珍惜的好时候。

几年前,我爱说“状态正好,青春正酷,炉火正旺”。现在还是这样吗?最清楚的,应该是自己。

所以,趁这把年纪还有好胳膊好腿,多出去走走才好,最好是老夫老妻相携同行。祖国江山美如画,总闭门不出实在可惜。“脚不出齐鲁”曾是我的口头禅,下一步,一定要走出去。

我常说,能写出好东西,大抵与行走多少有些关联。于我而言,这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可能。

行万里路,必须有好身体。读万卷书,必须有好头脑。读书已成为我的常态。这个六月,我读了9本书,都是世界名著,黑塞的《德米安》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,纪德的《窄门》,加缪的《光与影》,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,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,三岛由纪夫的《爱的饥渴》。思维的新鲜血液流动起来了,精神烈焰燃烧了,这个六月是最丰盈的一个月。

读书,写作,与知己朋友分享积

古诗词里的清凉之道

■ 瞿杨生

的《维摩诘经》却浮起终南山的雪意。我在空调房读到此句时,忽然读懂了古人说的“心月孤圆”,明白了那轮虚构的月亮至今仍悬在禅宗公案的檐角,照着现代人汗湿的后颈。

真正的消暑大师在宋朝。秦观执缙丝团扇追凉的身影,定格成“画桥南畔倚胡床”的工笔画。他耳中的船笛是银制的,把月光凿成透雕的莲蓬。庞铸别出心裁,让“青奴”与“黄姑”联袂出演夏夜雅集:湘妃竹制的青奴在辗转反侧时发出沙沙秘响;松烟墨拓印的陶渊明诗句,像薄荷叶般贴在灼热的眼皮上。

文人的消暑雅趣终要落入市井烟火。当秦观在画桥畔听笛时,临安的街巷正被乔远炳的冰纹梅瓶照亮。“雪藕冰桃”四个字溅起南宋临安市声:荷叶托着的碎冰堆成微型雪山,杨梅汁顺着冰棱染红仕女的指甲。若穿越回那个小暑,我定要讨教制作“碧筒饮”的绝技——将酒注于初绽的荷茎,待月升起时仰首承接,便有清凉滚过喉间。

晁补之在能赋堂的茶会上道破了天机。“玉溪小暑却宜人”的妙处,源自他们对时序的顺应。这些以诗御暑的文人,把炎夏谱成平平仄仄的清凉调:七言绝句是青瓷枕,五律是蕉叶盏,而《离骚》体的长吟,恰似用文字砌就的清凉庭院。

若说诗词是文字的清凉庭院,禅房则是心境的深潭。李颀的禅房总在梅雨季返潮。“安禅逢小暑”的墨迹晕染开来,变成宣纸上的淡褐色水痕。某个燥热的黄昏,我突然读懂这句诗,明白古人避暑的本质是安顿生命里那些无处安置的燥意。当现代人用温度计测量炎凉时,他们早已在节气中参透阴阳:小暑的“小”字暗藏玄机,既承认天地之威,又保留从容周旋的余地。

从观物候而察时变,借雅物以安身心,至以禅诗澄明志:古人这三重消暑境界,此刻若轻触某册线装诗集的瓷青封面,或许会看见:王维诗中的松烟,正萦绕石鼎茶沫;李清照的冰绡裙裾扫过满阶凌霄鸣处;而杨万里刚写完“竹深树密虫鸣处”,顺手将诗句折成小舟放入溪流。

我们错过的何止是二十四节气风物,更是那种与万物共呼吸的消暑心法:在空调房里遗失的,或许能在“竹喧先觉雨”的古老预言里,重新拾得。

夏日随想

■ 吴福木

出去。

我常说,能写出好东西,大抵与行走多少有些关联。于我而言,这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可能。

行万里路,必须有好身体。读万卷书,必须有好头脑。读书已成为我的常态。这个六月,我读了9本书,都是世界名著,黑塞的《德米安》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,纪德的《窄门》,加缪的《光与影》,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,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,三岛由纪夫的《爱的饥渴》。思维的新鲜血液流动起来了,精神烈焰燃烧了,这个六月是最丰盈的一个月。

读书,写作,与知己朋友分享积

累与思考而得的甘甜蜜果,也必然成为今后日常之快乐行为。唯此,方能让生活更有质感。

夏天热,人不静,往往无所事事,缩于一隅清谈,无聊至极,浪费了好时光。六月去,七月来。七月亦应激情澎湃,读上几本书,出游几个地,写上几首诗——诗和远方绝非随意一言,是实打实的创造。

七月是大中小学生的放假季,也是毕业生的志愿填报季。一年中最难守的也就在这个时候,无论家长还是学生。所以,当了这么多年教师的我,应该为他们送去一份自然的清凉,心灵的,思想的,精神的,当然也有物质的。

